

Short Stories

短篇小说

你演奏吧

〔保加利亚〕兹德诺夫卡·伊芙提莫娃 著 孙未 译

You Play

“别拿走我的单簧管，万科，求你了。”伊万说，“你还记得有一回我用这个单簧管为你的老爸演奏吗？老人家的心脏不怎么好，但他神经紧张的毛病要更严重一些。一到夜里，他肋骨那儿就疼得要命。但是就在我为他演奏上了一曲之后，哎，你该记得发生了什么吧！他的身子一下子就舒展开来了，关节也都能活动了。再说了，你看看这玩意儿都破烂成什么样了，万科。”伊万穿着一件都磨破了的棉衣，手里紧紧攥着一支老旧的单簧管。看得出来，这个乐器已然历经沧桑，褪色的表面上到处都是划印和刮痕。

“你已经在我这儿赊了整整几个月的账了，伊万，”柜台后面的男人说，“到现在你连一毛钱都没有还给我。”

这个男人身处在一个逼仄的房间里，算是咖啡馆、酒馆和便利店三合一的店堂吧。他就



兹德诺夫卡·伊芙提莫娃
Zdravka Evtimova

兹德诺夫卡·伊芙提莫娃，1959年生于保加利亚佩尔尼克。她的短篇小说已在中国、美国、波兰、法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俄罗斯、德

是这家店的老板——万科，把稻米、白糖和面包卖给村民就是他平日的营生。这些货都是他用自己小皮卡从佩尔尼克（保加利亚西部城市，佩尔尼克州首府。位于斯特鲁马河畔，东北距索菲亚30公里。中世纪为一城堡，19世纪随采煤业兴起。——译注）那儿拉来的。

“我实在不能再赊给你老婆任何东西了。每次我看到她走过来，我只能骗她说店铺关门的时间到了。”

“你听我说吧，我会免费在你儿子的婚礼上演奏，”穿破棉衣的男人说，抚弄着单簧管黯淡无光的音键，“我会在你所有表哥表弟堂姐堂妹的婚礼上免费演奏，我会在你族里所有老人的葬礼上免费演奏。要是你再开一家新的咖啡馆或者一家新酒馆，我会来给你吹吹打打，一毛钱都不让你花！你瞧着吧。就算你深更半夜派人来叫我，我都会毫不含糊地立马就到。我会

像一枚火箭似的飞跑着赶到你那儿，说干就干。我能在婚礼上演奏，也能在葬礼上演奏。我能给你的新酒馆演奏，也能给你的老酒馆吹上一曲。别把我的单簧管拿走。我儿子这阵子正在学呢。这孩子耳朵灵，肺活量也特别大。他在街上听到什么调子，就能在这乐器上立刻摆弄出来。”

“你不应该这么贪杯啊，伙计。为什么你不去意大利找份工作呢？你早就应该去赚钱，而不是在这儿唧唧歪歪跟我扯你孩子的事情。”酒馆老板说着就伸手去拿单簧管，“我儿子还小。他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结婚。要是我老爸死了，会有一打像你这样的坏家伙现身在他的葬礼上，冲着免费的啤酒来演奏，这你是知道的。”

“没有人能有我这样的水平，万科，”单簧管手说，“这你知道！”

房间里挺冷的，砖砌的火炉冒着烟。木头燃烧的气味和塑料瓶子烧焦的烟雾混杂在一起。万科不是个大手大脚的人。他会把任何可以烧了取暖的东西都烧了，让他的店铺里暖暖和和的。有传言说，在冬天，为了节省火炉里的木柴，他会买下那些去世的人穿过的衣服，搁在炉膛里烧。

“那会儿你为你儿子搞了个生日聚会，我来为他演奏，一毛钱没收，你老婆听得都哭了。”单簧管手伊万说，“还有，我为你老爸演奏之后，他就好起来了，尽管那会儿医生都说，这老家伙正要去见上帝。牙医把你那只烂牙拔出来的时候，你没求我过来给你演奏过吗？你的嘴肿得跟一个枕头似的，是我吹着小曲儿给你止了疼。”

“你给我止了疼是因为我们一起喝醉了来着。”万科打断了他的话，“而且在你搞定这件事之前，你把我最好的一瓶白兰地给喝了。这一瓶你付账了吗？没有，你连区区一分钱都没给过我啊。”酒馆老板嘟哝着，伸手去拿单簧管，“看看这个！它只配扔进垃圾堆。你是不是用这单簧管在你花园里挖土了吧？还是用它干了别的什么？”酒馆老板一脸厌恶地摇着头。“我真想知道我能把这个玩意儿卖给谁。还有别的什么我能从你这儿拿走的吗，伊万？你的电视机吱呀作响，就像是所有的螺丝都松了似的。你甚至没法琢磨出你到底看见了什么——母牛还是潜艇。”

“你可以拿走……你愿意的话，我去把我

国、日本、阿根廷和西班牙等32个国家发表，出版短篇小说集《苦涩的天空》(2003)、《别人》(2005)、《丹妮拉小姐》(2007)、《好身材，妙嗓子》(2008)、《后现代派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选》(2010)、《马车》(2012)、《不可思议的蓝》(2013)，曾多次获得BBC等机构组织的短篇小说大奖。

的冰箱给你拿来？”

“那冰箱本来就是我的，伙计。我把它扔出去，然后你去把它捡走了。我才不要那个见鬼的冰箱呢。”

“那就把我们厨房里的桌子拿走吧。它几乎是全新的。你看怎么样？”伊万问，新的希望让他的嗓门也响了起来，“我可以在厨房里放一摞木板。我老婆和我可以凑合着把这摞木板当桌子用。孩子现在正学着怎么吹单簧管呢。他能在婚礼上演奏，他也能在你的新酒馆里演奏。把这玩意儿从他手里拿走该是多遗憾的事情啊。兴许他能成个了不起的音乐家呢。兴许将来他能在大人物们的葬礼上演奏呢。如果孩子他妈看到孩子没有了单簧管，会把眼睛都哭瞎了的。”

“我可不会喝得烂醉如泥，如果我真的对我儿子能干上音乐这一行特别在意的话。如果我想要我的儿子能在大人物们的葬礼上演奏，我才不会像你这样懒得要命呢，伙计。今儿早上，你老婆来赊账买牛奶。她已经欠了相当于她三个月薪水才能还清的账。万一她老板让她卷铺盖了呢？万一她工作的裁缝铺子破产了呢？”

“你不能把我的单簧管卖给任何人，万科。它有年头了。它是我爷爷的，这你知道。他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和希腊的雅典都用它演奏过。后来我老爸还在索菲亚用它为矿工演奏过，还在佩尔尼克演奏过，那是在复活节的时候。我嘛……我只用它在这儿演奏过，在咱们村里。伙计，我告诉你，谁听我的曲子都会忘记病痛。你老爸他……”

“没门儿。再说什么都没用。还有别的什么我能从你这儿拿走抵账呢？”酒馆老板喃喃抱怨道，“你就是个混混和懒骨头。我会把这支单簧管钉在墙上。你爷爷和你老爸用它演奏。你呢，把它给喝没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识好歹吗？那是因为他们喝酒贪杯。他们的老婆买什么都赊账，在她们不再能这么赊账之前，她们就已经欠下了相当于她们三个月工钱的账！”

“那我能在晚上过来吗？”伊万问，一边解开破棉衣的扣子，“我把单簧管从墙上拿下来，就演奏那么几分钟，就几分钟。”

“你觉得我看上去像是疯了吗？你保准会把我的客人们吓跑的。”

就在那个时候，酒馆的门打开了，一个骨瘦如柴的羸弱男孩走进来，他的个头可比酒馆的柜台还矮呢。他加入到了男人们的这场谈话中。

“有其父必有其子。”酒馆老板嘟哝着。“曼诺，去告诉你妈，我不能再赊账卖给她白糖了。你老爸会把单簧管留在这儿，我会再给你们五天的面包。就这样。”

男孩沉默了。他的视线沉到了地面上，停留在那里。然后，他在身上的口袋里摸索着，掏出了一些零钱、四个带着裂纹的玻璃球、一把弹弓和一块干净的手帕。

“万科大叔，”男孩开口了，“把这些都收下吧。用这些东西够不够把老爸的单簧管买回来呀？这是村里最好的一把弹弓了。还有，那些是这一带最坚硬的玻璃球。你可以用那一堆五分硬币买一块妙卡巧克力，只需要再添上四毛二，一块妙卡巧克力就到手了。”

“没门儿，曼诺。回家去。”酒馆老板说着，挠了挠自己的脑袋。然后他给了男孩一块巧克力。“拿着这个，小家伙，回到你妈那儿去。这儿冷得透心凉。快跑吧，不然，你该要得重感冒了。”

男孩摸了一会儿那块巧克力，把它添到了那一堆带裂纹的玻璃球、弹弓和小零钱里，接着，他摘下帽子，那是用家里纺的羊毛手工编织成的。他把帽子也添到了那一堆家当里，然后说：“你可以把单簧管给我了吗？这些东西应该够了吧。另外，每天早上我起床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过来为你打扫酒馆。老爸可以在你儿子的婚礼上免费演奏。我是说等你儿子丹丘长大以后。老爸还可以在你爸爸的葬礼上免费演奏……我不是盼着鲍里斯老爷爷死掉，你知道的，我的意思是……我挺喜欢他的。”

“让我用这单簧管演奏几分钟吧。”男孩说，“让我先演奏一会儿，

然后我会把我们家的狗洛克斯带来。我把狗给你，你把我老爸的单簧管给我。”

酒馆老板把这破烂不堪的乐器交给男孩。这玩意儿曾经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和希腊的雅典演奏过。它也在村子里所有的婚礼和葬礼上演奏过。男孩接过了它。

“万科大叔，”他说，“如果你心里痛苦，不要怕。你听到我的演奏之后就不会再觉得痛苦了。我保证。”

酒馆里很冷。刺骨的寒风在屋外咆哮，房间里弥漫着燃烧的塑料、香烟和山毛榉的柴火半燃半熄的气味。

静谧的音乐从老旧的单簧管里流淌出来：如此温柔的旋律，像是一个男人从漫长的病痛中恢复过来，像是一个孩子在街上发现了一把超棒的小折刀。像是在希腊的雅典，阳光恒常照耀。像是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，尽管如今是冬天了，一切依然美好，因为房子里的火炉永远有足够的柴火在熊熊燃烧。像是你茶里的白糖块，像是你饥肠辘辘时的一碗豆子汤。像是你母亲还没赚到的那三个月的薪水，像是两颗顶呱呱的玻璃球和村里最好的一把弹弓。像是在十二年后万科大叔的儿子长大成人的婚礼上，宾客们喝了一两杯热身，正准备跳舞跳到脚后跟着了火。这小家伙的单簧管吹奏个不停，直到村里最老的爷爷也一跃而起，和年轻女孩们一起跳起舞来。

终于，这男孩停止了演奏，老旧的单簧管看上去又变得黯淡无光、遍体鳞伤，仿佛这玩意儿从没到过雅典和布加勒斯特，仿佛伊万老爸的手从没触摸过它，伊万的手也没触碰过它，坦率地说，伊万确实是个整天烂醉如泥的家伙。这会儿，这支单簧管似乎只与伊万的债务有关。

酒馆老板不再瞪着柜台上的酒瓶看了。似乎他也看不见那些装着白糖的袋子、装着豆子和大米的大麻袋了。他甚至忘记了那个炉膛里烧着空

塑料瓶子的火炉。

“小子，”酒馆老板说，“拿上你的单簧管，一路跑回家去吧。告诉你妈，我会给你一个礼拜的面包。算在我账上！我请客！为什么你要演奏成这样的呢，小子！”